



菌兒自傳

高士其

六 生計問題

遊完了水國，我躺在海洋上，聽那波濤的蕩漾。仰看白雲在飄遊；我羨慕着牠們的自由。

在海天一色的包圍中，海風吹起浪花濺，浪花呵！他無力送我上雲霄。那海水又太鹹了，不中吃。我真覺着有些苦悶了。

我只得期待着魚兒，牠會鼓着鰓兒來吞我。魚兒要被漁夫捕，我伏在魚腹裏，就有再到岸上的機緣了。到了岸上，我的生活就不致發生恐慌了。

我打算在廚子先生洗魚肚的時候，我可以一溜就溜到垃圾桶里去。在垃圾桶里，我跟生物社會的接觸一多，謀食更不難了。

不幸而溜不過去，那就有混在魚生粥裏，到廣東人口中的希望了。總之，我先在那半生半熟的魚身裏偷活，再到那半臭半腥的人肚裏寄生罷了。然而，我終於又厭倦了胃腸裏的沉悶的生活，痛快地

隨着大便而出來了。

經過曲曲折折的途徑，不久，我和我的家人親友又都回到土壤的老家團聚。

這裏我得補敘一下，在未回到岸上之先，那海魚肚子裏的環境，于我有時是不利的，牠的消化力是太強了。

於是，我又曾趁着潮水的高漲，回到河腸江心，去央求淡水的魚，順便又疏通了螃蟹蝦蛤蚌螺之類人類所愛吃的水中生物，請牠們幫忙提拔。牠們也都答應了。當中，螺似乎和我最有交情。牠在污水裏每小時一收一放的水量，竟有二公升之多。我也就混在那污水裏進去，牠的螺殼就成爲我臨時的住宅了。

據說，岸上有很多人，因吃了沒有煮熟的蠔，都得了傷寒病啦。那科學先生就又怪我了，說什麼蠔之類的生物還是我暗殺人類的祕密機關囉。這我以後當然要申辯的，這裏不便多囑囑了。

且說，我既從水國回到了土鄉，天天又望見那時放異彩的浮雲，好不逍遙自在，我渴想着和牠交遊。但那時地上仍是很溼，連我身上的鞭毛，都被泥土所粘，鼓舞不起來，更何能高飛遠颺。雖有時攀着蒼蠅的毛腿出遊，那牠又是低着頭飛，至多也飛不上半里路，就停下來一脚把我踢落在地上了。雖然在地上我是不愁衣食的。

然而我對於天空的幻想，又使我希望秋之來臨了。那時天高氣爽，尤其是在中國故都的北平，和美國中部第一大城市芝加哥，這兩著名的「灰塵的都市」一到了秋冬，就刮大風，將沙塵捲入天空，當時我就騎着沙塵身上而高翔了。風力益健，我竟直飄上青天四千米以上，那固然是罕

有的事，我也真可以傲飛鳥而笑白雲了。

記得十九世紀初期，英國的年青詩人雪萊，曾唱着一西風之歌，「他願意做一瓣浪花，一張落葉，一朵白雲，躺在西風裏任牠飄盪去，把他一切的思想，情感，希望都寄託着西風去散播了。我想，我這一次得上青天而駕白雲，也該感謝風爺的神力呵。」

我正在這樣想，忽然記起了一件傷心慘目的往事。那就是世界各地的旱災。

旱災一來，全生物界都起了恐慌。那時大地漲紅了臉，甚至于破裂，生物焦的焦死，餓的餓死，看不見點綠滴青，看見的盡是枯幹瘦木，那原因半由于暴日的肆虐，半由于風爺的發狂。

那風爺也太發狂了，雲和雨都被牠吹散了，在大旱的期間，連西風也不懷好意了。

前幾年，我也曾親見過中國西北那延長三四年的旱災，那時狂風忽然吹起漫天的塵沙，天地發昏，在烈日和飢渴的煎迫之下，成千成萬的人死了。

有的人還以為地面上堆着這許多的屍體腐物，是我口福的大造化，我可以乘風四遊，到處得食了。那裏知道當這大旱的臨頭，我也萬分的焦急，我雖有堅實的芽苞，可以在空氣中苟延性命，也經不起熱與乾長期的壓迫。地上的乾糧雖堆積如山，沒有一些兒水汽的浸潤，我是吃不動的呀。君不見大沙漠中，那有我的影蹤。

我愛的是溼風，我怕的是熱風。

我的身子又是那樣輕飄，我那一粒單細胞還不及一千兆份之一克重。我既上升，就不易下降，終日飄飄在天空。只有雨雪霜露方能使我再落塵紅罷了，罷了，在大旱天我是受着風爺的欺騙了。

我淒涼地度過了冰雪的冬天，到了春風和暢的季節，下界雨量充足，草木茂盛，蟲鳥交鳴，生物都欣欣然有喜色。那時，我早已暗恨着天空的貧乏，白雲的無聊，思戀着地上的豐饒。於是那善變的風爺又改換了方向來招我下凡了。

我別了白雲，下了高山，隨着風爺到農村。農村上遍地花紅葉綠。我逢花採花，逢葉摘葉，凡是吃得動的植物，無所不吃。這也爲着植物間的氣候，植物的體溫，和當時空氣的溫度相去不遠，我又新從天空來的，當然先以牠們的身上爲合宜的寄食之所了。

我尤喜那似膠似漆富有粘液的果皮瓜皮，那潮溼而有皺痕的莖葉葉管，牠們都是我的天然宿舍旅館。我的家人親友成億成兆的在這兒過活。

據美國農業部化學局最近的調查，他們代我估計一下，在那含有鐵質最高的蒲菜身上，每一克重的分量裏面，就有我「菌口」二十五萬在迅速地生殖着。這不是一個很驚人的數目麼！

我隨着風爺而飄遊，走遍了六大洲，世界的農村都到過了。小的植物不用說，那我是都光顧到了的。就是抵抗力強盛的大松大柏，牠們的風味，我也一一都領略過了。算得出的，在有花植物之部，我會吃過了六十六科，一百五十目。在隱花植物之部，就記不清了。

不過，植物之遭我暗算，人類是從來不知道的，以爲是牠們自己內部的潰爛，或專去罵昆蟲那些小妖物的惡作劇。

誰知道，有一回，我在法國南部的田園裏，大啖葡萄的時候，又被那位多疑的鬍子科學先生所發覺了。從此他的徒弟徒侄們，就加緊地研究我和植物種種不正當的關係，宣佈了我的罪狀。於是農民

們就痛恨我，說我太不講情理了，破壞他們的農作物，用藥用火，千方百計來殲滅我。這真是冤枉。我也

是爲着生計問題所迫而來呀！我吃的都是大自然所分贈的食物呀！牠們又沒有注定給人類，這生物

的特殊階級，單獨的享用呀！

我在生物界中要算是最不安定的份子了。四方飄遊，到處奔流，無非爲着自由而努力，爲着生活

而奮鬥。浮大海，吃不慣海水的鹹味。居人肚，悶不過小腸的束縛；返土壤，受不住地方的限制；飄上天空，

又嫌那天空太空虛了。歷盡水旱的苦辛，結識了魚兒和風爺，最後到了農村，那兒食糧充足，行動比較

的自由，我自認爲是樂土了。詎料那自私自利的人類，忽來從中作梗，從此我將永遠不得安寧了，咳！

二十五年八月十日

介紹「作家」月刊

孟十還編

每期二角

上海雜誌公司代發行
每卷六冊預定二元二角

第五號要目

答徐懋庸並關於統一戰線問題	靳以	短篇	魯迅
去路	齊同	狗	巴金
風波	征農	築路者	馬宗融
在激流中	歐陽山	兩夜雜寫	萬迪鵬
在三江客棧裏	羅烽	病中的禮物	唐瑩
最後的一次試驗	白塵	關於「望道文輯」	田軍
最後的晚餐			周木齋
關於珂勒·支的版畫（二篇）			魯迅
吳戈理怎樣寫作的			茅盾
			孟十還譯